

## 首獎

## 鐵皮家屋

◆ 陳慕容

爸媽離鄉上臺北打拚的時間早已超過了當初待在家鄉的年歲，他們說話時家鄉的口音淡了，媽媽的閩南話裡少了宜蘭腔特有的「酸酸軟軟」，而老爸也只在生氣時語助詞裡的連聲髒話中，還聽得出生了根的固執和拗性，從不說自己是臺北人，最多是說住在臺北，在臺北吃頭路。

幾個小孩陸續出生，接連在臺北報了戶口，子女身分證字號上開頭大寫的字母 A，成了一種標識，像個牢牢的釘子咬住生命中的印記。

我應該算是臺北人，幾度搬動遷徙，搬得越來越遠，搬到城市郊區，但都在臺北。

所有搬家的經歷中，搬得最遠且印象最深的一次，發生在小學。

進到新家的第一天迎接我們的就是一場旺盛的午後大雷雨，雨從市區親戚家沿著計乘車行駛的路線一路落到我門下車，司機不知道地址的正確位置，所以提早在外面的馬路口下車，我們跑進騎樓底下躲雨，只有一把傘，媽媽來回走了四趟，讓我們兄弟姐妹們一個一個抵達新家。

雨勢太大，雨水滑過傘面淋濕了肩膀和手臂，巷子狹窄，眼前雨水迷濛之間穿梭在更深的彎曲小徑裡，在不太

遠的距離裡，已淋得半身濕透，和媽媽相偎的另一側也被碰濕大半。

新家到了，是一幢鐵皮工廠，棗紅色屋頂搭配草綠色身軀。我抬頭看雨水從高高的屋簷落下，身後七、八十坪大的新廠房裡，擺著兩臺新的工作機臺，三米長的鋁料倚在角落，中央堆放從舊家搬來的東西。

上下鋪的雙層床鋪被拆開並列排放，連木造隔間也還沒有建起，紙箱裡散落著部分我們自小留存的东西，其他暫時用不到的都借放在南部親戚家的倉庫裡。

那時工廠還不是一個家，但在雨夜之中能遮風避雨的地方，已經很接近家了。夜裡躺在木床上，躺在空曠的廠房裡，我睡不太著，一直盯著高高的屋頂，不確定是因為隔天開學要到新學校的緣故，還是因為不適應這幢新屋。

聽著整夜長長的雨聲，雨滴打在鐵皮屋頂時節奏變得清楚響亮，掩蓋了寧靜，閉上眼睛彷彿這世界只剩下咚咚咚咚的聲音和自己而已。

從新學校放學回家的路途大約二十多分鐘，我是沿路最後一個到家的，我常和同學站在同學家樓下的騎樓底聊天聊很久，再緩緩走回家。

相同路線的同學們一個個返家後，繼續獨自走著，彎進兩排四層樓公寓中間的巷子裡，巷子口一個拱形的門牌上方寫著一間宮廟的宮名，裡面只有少少的陽光透進，僅僅是多走了一段路，便從光亮熙攘的大路轉進寂靜而陰暗的小巷，每次走進這條沒有街燈的暗巷時，腦中總是不禁想像出許多恐怖情節，像是突然冒出的黑影子或是詭異風聲，一條好像會吃人的巷子。兩側灰白牆的縫隙裡散落著被隨意丟棄的瓶罐，有時是空飲料罐，有時是吃剩的便當盒，角落則樹立禁止丟棄垃圾的告示牌。

走過陰暗小巷後，首先經過一家洗紅蘿蔔的工廠，聽見不鏽鋼水槽和斜坡通道裡眾多紅蘿蔔清洗滾動的聲音「咚——咚咚——」，再走過一戶經營傳統雜貨店的商家和一間敲敲打打的鐵工廠，以及夜裡替人問事而燈光燦爛香火

鼎盛的宮廟，然後才回到家。

附近沒有小吃攤、麵包坊或早餐店，再走過去也只有夜晚營業到很晚的卡拉OK店和一間一間的廠房，諸如平車拷克工廠、沙發工廠、瓷磚工廠和汽車工廠等等，一個接著一個排列好，彷彿大城市裡所需要的一切都可以在這裡找到生產的源頭。

大約一個多月之後，等工廠的木造隔間做好，漸漸習慣在雨中聽鐵皮的聲響，即使是颱風夜裡，巨大的風雨聲像要颳走屋頂，也還能睡得安穩，知道一早醒來外面將依舊完好沒事。

天花板是兩層樓高的山脊斜屋頂，近百坪大的廠房隔出左邊一側，用木板蓋了一間辦公室和上下樓層各兩間房的居住空間，走過房間的盡頭是廚房，一張摺疊方桌和幾張木頭圓凳的位置是飯廳。

廚房角落有通往二樓的鐵製扶梯，走上去時會發出一長串鏗鏘的響聲，那震動聲會一路連接到二樓通道旁圍著的圓管鐵欄杆後才漸漸停止。

夜晚工廠的某個角落裡會傳來一陣又一陣「唧唧——唧唧——」的叫聲，媽媽說那是錢鼠發出來的聲音，牠們和一般的老鼠不一樣，只是長得很像。

錢鼠大膽行走在旁邊的鋼鐵橫樑上，領頭的母鼠後面跟著一串幼鼠，由大到小，井然有序地排成一列，朝廚房的方向前進覓食；有時牠們又鑽進上下樓層之間的木板夾層裡，奔跑追逐，像在開派對，踏著舞步，發出細碎的脚步聲。等到了白日，牠們就躲在鐵皮屋裡的某一個祕密空間裡休息，暫時銷聲匿跡。

媽媽說錢鼠會咬錢來，工廠裡出現錢鼠是好兆頭，心裡希望是真的而不是騙小孩的童話故事，夜裡聽著錢鼠一家唧唧地叫著，工廠機臺也運作到深夜，趕貨趕工時忙到凌晨，睡眠的時候，嗡嗡的運轉聲裡彷彿還傳來機器溫熱的溫度，偶爾加上幾段尖銳拔高的切鋸聲。

隔著木板的薄牆，即使房裡開著收音機聽廣播播放的流行音樂，還是可以推測出木板牆外的工作進度。機臺開啟電源熱機時的低頻鳴聲、機器手臂旋出旋進的聒噪運轉聲、鋁料推送進模型裡彎成圓弧形、敲打著水泥地面、鋁料和鋁料堆疊碰撞出的響聲。

這些聲音晚上迴盪在工廠裡，和收音機裡不時傳來的雜訊那樣和諧奏鳴。

直到我們準備睡覺之前，爸媽都還沒時間替我們簽聯絡簿，等隔天一早，發現家長簽名欄還是空白的，又不敢吵醒熟睡的他們，我便開始模仿練習爸媽簽名的筆跡，順便幫弟弟的聯絡簿也簽好名，後來越簽越像，連媽媽也分辨不出哪一個是她簽的，哪一個是我簽的。

鐵皮屋子底下的生活分作兩個季節：夏天和冬天。夏天機具運作時的嗡嗡聲比樹上的蟬噪聲更吵更近，工業用風扇旋轉的轟隆聲和電鋸鋸開鋁料的尖銳聲在廠房裡迴盪，無論工作或讀書的人都滿頭大汗，炎熱天裡鐵皮吸熱快，熱氣流與汗水緊緊貼在我們的皮膚上，反覆蒸散後又黏上來。

待到冬天來時，夜晚也變得漫長，冷風鑽進鐵皮之間的縫隙，在屋脊空曠的上方盤旋後再俯衝而下，水泥地上結了薄霜。角落的浴廁間沒有天花板，突如其來的冷風讓人洗熱水澡時也不時地顫抖。

工廠附近沒有年齡相近的鄰居玩伴，直到工廠裡第一次正式養了狗和貓。爸爸的朋友說工廠裡養貓可以抓老鼠，便送來一隻外面撿回的野貓，那是一隻優雅纖細的三色貓，走路永遠慢條斯理，連抓到獵物後也是一派悠閒，完全不理會我們在一旁的驚呼大喊。

而第一隻住進工廠的狗是從外面跑來的自來狗，某天上學前的早晨，媽媽到麵包店買早餐時，不知從哪裡跑來的小狗一路跟著媽媽回來。據媽媽描述，牠的兩隻前腳反覆踩在媽媽的拖鞋鞋跟上，等媽媽發覺奇怪，回頭一看時，狗已跟到了門口，外表一團灰灰髒髒的毛加上稚氣未脫的臉，像是認真選定了要住下的旅館，指認這裡就是以後遮風

避雨的屋子，任爸爸拿著掃帚棍怎麼趕也趕不走。

那幾年，與貓狗三兩成伴，我習慣和牠們說話，告訴牠們學校發生的事，在放鋁料的木條板上跳來跳去，在鐵架之間尋找貓午睡的身影，和狗一起蹲在大門口發呆，從半拉半掩的鐵捲門下望著天空，等著吃飛機。

這是當時新學校裡流行的遊戲，當飛機飛過天空時，伸出手像是抓住了飛機，將飛機緊握在拳住的手裡，再把飛機一口吃掉，那幾年我不知道吃下了多少的飛機，傳說集滿一百架飛機就可以用來許願，偶爾幸運時會同時看見天空上飛過兩、三架的飛機，一雙手往空中抓了又抓。

洗手的水龍頭在鐵皮屋鐵卷門外的電線桿前，一旁放著長方紙箱子，裡面裝著粉紅色的夢幻粉末，那是「黑手牌」洗手粉，聞起來滿是香精氣味，一點點洗手粉就可以將油膩的黑手洗得潔白乾淨，搓洗出的粉紅泡沫像是最後的儀式，等刷洗手指縫間的油汙之後，粉紅色泡泡逐漸轉成灰粉色，就可以準備吃飯或者休息。

兒時的那幾年，對我來說家就是這樣的味道，厚重的黑油味和濃烈的香精氣味相互融合拌雜著。

那是一處河岸旁的工廠廠區，大小高低不一的鐵皮屋聚落，主要道路是一條沒有紅綠燈更沒有斑馬線的單行道，駛往離開臺北的方向，傍晚時候汽車、機車飛馳地趕著下班，在將黑的天色底下，劃出閃亮的霓虹車道，這是一天之中最繽紛喧鬧的時刻。

我們的鐵皮屋子在都市的最外圍，鄰近河堤的岸邊，有時我們牽著狗過去散長長的步，堤岸邊沒什麼人，沒有高樓大廈或是霓虹燈，只有廣大的河堤和沿路幾盞昏黃暗淡的燈光。

鐵皮屋像是一處不斷生息消滅的空間，不停長在城市裡沒人注意的角落，因為方便或者貧窮。青春懵懂的那幾年裡，我住進鐵皮屋裡，而那幢鐵皮屋子也在我身體裡住下，連同血肉、骨骼、肌肉與記憶一同成長，長得穩固，無人能夠拆除。

被我吃掉的飛機曾經飛過那排低矮鐵皮屋子的上方，在臺北淡藍色的空中畫出一條一條淺淺的白色弧線。等到黃昏夜晚的交界時刻，過去記憶裡還留下從前在一日將盡時由亮轉暗的夕陽暮色，看著持續駛近向前的車龍時，整個人站在分秒流動的絢爛光影裡，等待夜晚遲來的寧靜。

那時外面的鐵卷門尚未完全拉下，空氣中嗅聞著黑油厚重油膩與汽機車廢氣所混雜的氣味，伸手往紙箱裡抓取一小撮的粉紅色洗手粉，手上一邊搓著粉紅泡泡，四周一邊飄散著濃濃的香精氣味，一天像是才剛過了一半，還有另一半才要開始。

## 作者簡介——陳秣容

喜歡閱讀、旅行、寫字，安靜走長長的路。

## 評審意見——劉克襄

位處城市邊緣的各類型造鐵皮屋工廠，我們往往有著既定的吵雜、灰暗和紛亂的印象。在這類環境長大，難以想像一個人會有快樂的童年。過往的書寫泰半呈現無奈和感傷，抑或苦中作樂的氛圍。

本文卻能從此方的冷酷異境裡，找到心中的小綠洲。溫柔緩慢的筆調，清新而疏淡的娓娓敘述。幾乎感受不到挫敗和沮喪之情境，或者欽慕他方。反而呈現一種看待美好時日，隨遇而安的狀態。

作者還能苦中作樂，獨創意想不到的情境，諸如吃飛機的有趣童心，跟貓狗認真對話，又或是使用粉紅色洗手粉搓擦，嗅聞著日常生活的氣味。此些描述都甚是動人，帶出與眾不同的內涵，卻引人共鳴。

如此絲絲入扣地行文，無疑寫活了這類社區不同於過往的特殊氛圍，那是以書寫這類主題罕見的筆調，以及切入的角度。